

70年代

QINGXUE MENGSHI

青雪盟誓

没有人记住你们每个人的名字，
没有人会忘记你们共同的名字——知青。

方汉文◎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

叁市斤

半市斤

叁市斤

發售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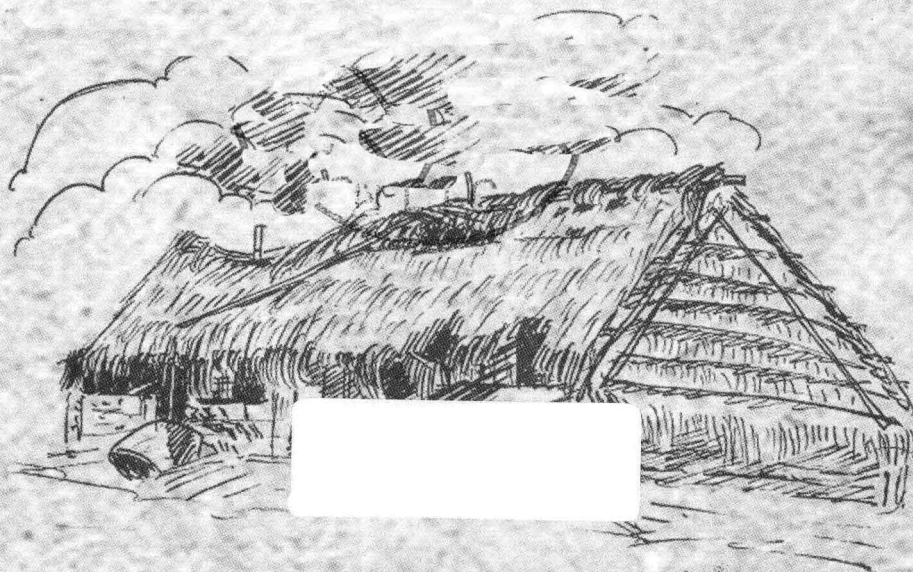
APP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QINGXUE MENGSHI

青雪盟誓

方汉文◎著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雪盟誓/方汉文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7-5396-4279-6

I. ①青… II. ①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7752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总 策 划: 朱寒冬

责任编辑: 汪爱武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3533889

印 制: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4456946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8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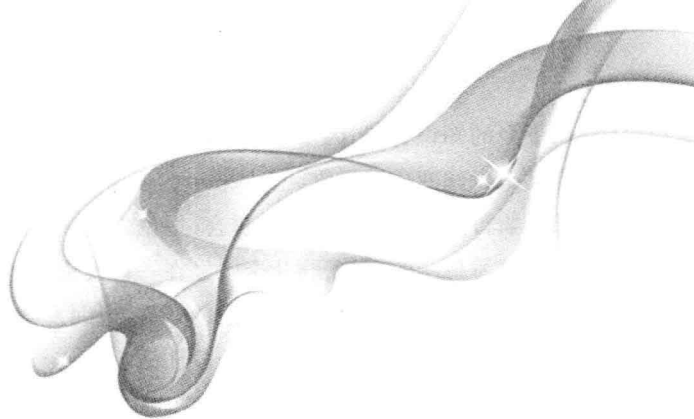


- 【第 一 回】 天涯飞书重申旧约 学士越洋返乡践盟/001
- 【第 二 回】 锦囊偈语暗指迷津 学会侍宴广增见闻/019
- 【第 三 回】 三轮车重游北京城 九顺子再话旧盟誓/029
- 【第 四 回】 老俄餐厅知青雅聚 希望小学众人捐助/038
- 【第 五 回】 工程方案争议未决 抢险救灾风云突变/054
- 【第 六 回】 土别墅犹胜洋别墅 洋插队却忆土插队/063

- 【第七回】 松台原目覷汗血马 黄河岸车遇盗包贼/078
- 【第八回】 总经理纵论乔山镇 父母官坐镇青羊堡/092
- 【第九回】 雪云庵访法师不遇 基金会得指令便行/102
- 【第十回】 宾馆夜半搜索嫖客 山村留宿梦游广寒/111
- 【第十一回】 山庵三访痴情不改 僧俗两隔善果难求/125
- 【第十二回】 雪云庵住持讲空义 姑婆山诸士题匾额/133
- 【第十三回】 撒酒疯老马尝老拳 赔不是高士出高招/142
- 【第十四回】 疯知青大闹村委会 铁姑娘孤栖暗窑洞/151

- 【第十五回】 高书记亲定大政策 众理事齐聚奠基礼/163
- 【第十六回】 天涯客重逢异乡客 出家人今已非昔人/173
- 【第十七回】 逾墙捉奸反成笑柄 关门打鬼再传奇闻/182
- 【第十八回】 奸商败德隧道塌陷 壮士豪情山河动容/194
- 【第十九回】 法师献计解危救难 归客挥泪历数艰辛/203
- 【第二十回】 浣心献血解救急伤 妙观俏语款通心曲/213
- 【第二十一回】 车大师高堂落法网 潘院长诚心聘才俊/226
- 【第二十二回】 老知青饭店迎宾客 新儿女英雄齐相聚/237

- 【第二十三回】 高氏父子密谋栽赃 无知保姆陷入圈套/249
- 【第二十四回】 再会京华恍若隔世 初睹宝镯奇异绝伦/265
- 【第二十五回】 胡老总金蝉巧脱身 高云鹏困兽犹搏斗/271
- 【第二十六回】 黄河滩潘院长施救 政协会高主席发难/276
- 【第二十七回】 晴天霹雳明果被拘 历经磨难母女相逢/287
- 【第二十八回】 国士清正暗箭难防 社鼠蠹齧阴谋易逞/294
- 【第二十九回】 里尔顿阶下火并急 团拜会厅上相聚亲/300
- 【第三十回】 青春盟誓终生守约 天涯远客控鹤回首/307



【第一回】

天涯飞书重申旧约 学士越洋返乡践盟

有一首《鹧鸪天》写道：

浮生岁月尽漫芜，赤日冰轮勤相逐。青丝瞬间成霜雪，游子热泪洒何处。
玉屏风，珠满斛，谁人今日忆金谷？荒草野花掩沙径，天地苍茫一倏忽。

这首词在平常人看来，所说的也不过是些俗话套话，或是些老少皆知的道理。这不，正说话间，那位博学的客官就摇了摇扁骨乌纸洒金扇，皱起八字眉，打个哈欠批评道：

“无非是慨叹人生短促，时光易逝，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之类，并没有什么惊人之语！”

难得客官大人下了话，说得并非没有道理。只是咱们说话的与听讲的都是些老百姓，平日里不过是在街头上、菜摊前拉呱。对咱们来说，好喝不过白开水，好吃不过家常饭，好听的也只是些闲传俗话罢了。好比是这吃饭，几千年来咱家——客官您老贵府除外——餐桌上千变万化，也无非是米面油盐，好一些的则是些鸡鸭鱼肉之类的东西换来换去，不要说没有龙肝凤髓、琼浆玉液，就是近年来那些时兴的像那法国酱鹅肝、金枪鱼生鱼片也只是上馆子里尝个新鲜，再说，还不是每位都有这个口福。这也就难怪咱每日里也记背些圣贤的名言，不过记住的却不多，所说的只有些街头巷尾里的俗话和俚语罢了。这么着，也别责怪咱们的这些诗词中只能写这些老百姓的俗话了。

闲言少叙，单道当今这花团锦簇般的北京城里，实实在在地有这么一帮子昔日上

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因了一句少年时发奋而起下了的誓言,就生生地等待,直等到那满头青丝变成了霜雪,三十来年的岁月过去了,这些知青们心里头总不能忘记那个盟誓。为了当年的这个誓言,一位先是“土插队”后是“洋插队”的知青,来了一次跨海越洋的行旅,与几个曾经在一口大锅里抡过马勺的故人重新聚首在老家北京城里,原本也只不过是想践约守誓,老朋友团聚一番,没想到却又遇到一桩桩意想不到的事,也真的成就了一段佳话。

客官,您莫说难相信,别的不谈,单讲这数十年信守誓盟的事,虽然世上并不多见的,却也并非没有。不信,就请您往下听。

且说两百多年前,在亚美利加洲兴盛起了一个大国——美利坚国,世人称之为美国。原来亚美利加洲与我们中华古国不同,那里本是四荒八极之外的所在,也是近几百年来,人们才在茫茫大洋中发现了这个地方,欧美人索性叫它新大陆,区别于咱们所居住的这块欧亚旧大陆。那里也是天高地广、气候温润、平畴万里、郁郁森森的一片大地方。这美国近百年来成了世界第一强国。在它的东海岸也就是大西洋的岸边,有一个大城市纽约,一条名叫哈德逊的河从城中穿过。就在这河流入海口处,像一条鱼的形状一样横亘着一个叫长岛的大岛,这里居住着一户人家,乃是我中华神州北京城里的人氏,此家主人姓钱名麟止,表字默安,来到这美洲地面业已三十年。这位老兄曾经娶过一位美国白人太太,名叫维维安。只是早已离婚,连仅有的一个儿子也被维维安带到了曼哈顿的上东区的“贵族住宅区”居住。说到儿子,当年出生时还有一段趣事。维维安要给儿子起个美国名字,麟止却执意要让他姓钱,两个争执不下,最后还是刚来美国的钱老太太出面说:

“美国人的姓氏中不是有个‘钱德勒’嘛,我们干脆叫他钱德勒好了,既姓了中国人的钱姓,又是美国姓氏,用中国人美国人共同的话来说,这不也就是那种‘一石二鸟’(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夫妻两个都对这个中美结合的方案举手赞同。两人离婚后,儿子钱德勒被判给前妻抚养,钱麟止除了负担儿子的生活费用外,每周只能见儿子一次。现如今只有这位钱兄侍奉着老母居住在长岛家中。

这位钱工程师毕业于美国的名牌理工学院工程系,是一位公路桥梁建筑专家,以后自己经营了一个小公司,常年在外界架桥修路,再婚的念头也就淡了下来。家中除了老母亲之外,亲友都远在故国神州,在美国倒也没有多少亲朋故交。钱家原本多年居住在纽约上东区曼哈顿第五大道的大庭园中,这曼哈顿虽然名声大,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岛,最早居住的都是些原住民印第安人,二百年前欧洲殖民者来到这里后,花了25美元从印第安酋长手里买下了这个岛,“曼哈顿(Manhat-

tan)”就是印第安语里的“25 美元”之意。你说这笔生意如何,美国人是不是得了大便宜?

钱家在曼哈顿居住多年,不料一日,离钱宅不远处的两座摩天大厦突然崩塌,把纽约城震得如同 7 级大地震一样。老太太恰巧这天带着家里的菲律宾女佣亚姑上街走动,她们两人刚出了世贸大厦没多远,就听得喀喇喇山崩地裂连声巨响。老太太抬头一看飞机竟然撞到了大楼上,她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没看清,刚想和亚姑说句笑话,却只见身后的大楼像儿童手里的积木玩具散了架一样,烟尘罩住了天空,然后纷纷落下来。

这时的美国人只有一句话:Oh! My God! (啊,我的天啊!)

多亏亚姑架着老太太连跑出二里多地。老太太讨厌这种“鹑之奔奔”,根据当年在上海跑空袭警报的经验,定下神来问:“怎么没有空袭警报?飞机哪里去了?”

亚姑说:“不知道呀,好像和大楼一起掉下去了。”

老太太想起孙子的幼儿园就在离世贸中心不远的街上,她让亚姑给在工地上的儿子打电话,叫他把工程车调来营救受伤的人。

受了这场惊吓,老太太从此落下了一种病:看到摩天大楼就心跳加速,生怕它散成碎片再倒下来。既然老太太得了这个怪病,而曼哈顿又是摩天大楼密得不透风的地方,当然无法在这里住了。钱某本是个大孝子,这几十年来修路筑桥,承包了不少工程,手里也有了点积蓄,就托了朋友找房子。恰巧听说纽约的长岛有个犹太商人,近年来在国会谋了个议员的职位,要搬到华盛顿住,家里一所大宅子急于出手。朋友介绍给钱麟止,他就买下这所宅子,举家搬来了这里。临窗望出去,只见一片片绿萋萋的草地,远处又有沙滩海景,美国人称这里是黄金海岸(Gold Coast)——长岛北岸。据说这里近百年来是美国的亿万富豪居住的地方,有什么老威斯伯里园林(Old Westbury House and Garden)啦等一些美国传说中的老地名,老太太倒不在意这些,只是看中了这里安静的环境。钱学士对老太太的要求向来是百依百顺,于是就搬到长岛来,留下的旧宅仍归麟止的前妻居住。维维安是在曼哈顿出生长大的富家女,虽然如此,钱某搬出来后,曼哈顿的这所大宅子仍然成了她那个旷世奇观般的事件中所得到的意外收获。

且说钱家搬到长岛北岸偌大的宅院中,除了母子两人外,还有一个菲律宾女佣服侍老母,一个司机。一家人在这里居住,与外界交往不多,却也安然自在。

这个星期天早上,钱母照例要到教堂去,这是家中最重要的外交活动之一,举家要陪同前往。

钱母杨玛丽是上海人,自小就在上海徐家汇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祖上也是

大户人家,祖父跟着盛宣怀办洋务,经营过沪宁铁路。父亲在教会学校毕业后,到美国威利斯曼商学院读了两年书,回来在上海洋行里谋了个差事。全家都是基督徒,杨玛丽自幼就随父母进出那所圣彼得大教堂。钱母家里从小就为她请了两个洋教师。一个耶鲁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洋行职员教英文,一个流落到旧上海的白俄钢琴家教钢琴,这位老兄自称是俄国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孙子(虽然有人当时就考证说柴可夫斯基并没有结过婚,但是不敢当着这位“孙子”面说),名叫柴可夫斯基三世。他每当回忆起在圣彼得堡大剧院担任钢琴师的岁月时,就会将伏特加不停地灌下去,直到喝成一摊烂泥一样倒在地板上。不过贪杯并不见得就误事,他将钱母的钢琴技艺指导得相当地道,在上海滩的慈善表演中多次拔得头筹。20世纪40年代后期,白俄们一阵风似的离开上海滩到加拿大等国定居,这位钢琴师也随风而去,不见了消息。不过此时的钱母早已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并且投身革命跑到了延安,改名叫杨怀瑾了。

长话短说,现在的情形是,早在钱母移居到长岛之前,本地基督教浸礼会的牧师斯特恩已经从自己的曼哈顿同行莫菲神父那里得知:自己的教区要搬来一家华人,老太太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并且是位钢琴家。最后,那位同行居然还说了句,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玛丽·钱夫人到了你的教区。两人分手后,老斯特恩一直在琢磨最后这句话的含意和曼哈顿长老会领袖深沉的微笑。对斯特恩来说,这个微笑比起达·芬奇那幅蒙娜丽莎的微笑来还要神秘三分。自己主持的是长岛著名高尚社区的小教堂,教堂里是清一色的白人,每逢礼拜时从教堂的白色尖顶到停车场上的车,几乎是一片白色。突然要来这么一家华人,就如同羊群中的骆驼,总是令人不安。于是老斯特恩决定亲自上门进行家访,看看究竟。其实,他已经为自己的演说词打好了腹稿:

“兄弟们和姐妹们,我们虽然有幸同样在神的光辉照耀下,但是考虑到本教堂很小(加上一句‘正在筹资扩建’!虽然谅他们也不会捐出个像样的数目的,但不妨作个试探),新近搬来的住户可以选择其他教堂,比如说,离这里不远的那条圣·查尔斯街上就有个亚洲人特别是韩国人很多的教堂。完全可到那里去参加礼拜,据说那里礼拜时还免费供应羊肉汤(阿门,愿主饶恕这些可怜的羔羊!),如果不嫌弃,本人可以负责介绍。”

老斯特恩要登门拜访一家华人,在这个小小的教区里是一件大事。这天早上,当牧师的那辆1964年深灰色凯迪拉克车在钱府门前停下时,邻居们都从自家窗子里透过玻璃向外观察,甚至有人跑到大门外来偷看,只见老斯特恩在这所虽然算不上是豪宅,但却是一流的房屋前停住脚步。昔日的房主,那个犹太佬花了

大本钱来建房,内外装修都很精致。所以老斯特恩似乎在房前观看一番,大约是感叹这样好的房子不多了。不过,以后发生的一幕至今对所有的人都是个谜。谁也不知道老斯特恩在钱家看到了什么,邻居们只看到他是昂着脑袋走进去的,半个小时后,他对着门鞠着躬退了出来,嘴笑得都合不拢,因为激动,足有三分种手抖得拿不住钥匙,打不开车门。

他心里暗暗骂自己:斯特恩啊,你这个大傻瓜,差一点上了莫非那个家伙的当!幸亏先来拜访了,不然让这一家人离开你的教堂,相当于不让所罗门王参加家庭舞会一样。

他现在悟出莫非微笑的真实含意,完全与那个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一样,纯粹是为了迷惑他人,同时暗自为自己庆幸,预先想好的那一番鸟说辞没有说出口。他引用了《旧约·列王记》第13章里自己最喜爱的那段话,上帝对所罗门王说道:

你所没有要求的我也要赐给你;那就是财富与荣誉。

(I gave you what you have not asked; both riches and honour.)

于是第二天他就挨家敲门宣布:他已经有幸邀请玛丽·钱女士到自己的教堂做礼拜。除了“她是一位高尚的夫人”之外,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她还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她的到来,将会使教堂唱诗班成为长岛一流的。从此,这位玛丽·钱夫人也就自然地成为当地教堂唱诗班里的要员。老斯特恩工于心计,他最大的欣喜之处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当他与老太太说起修建教堂募捐的事时,老太太当场——甚至连数都没有数,为教堂重建捐献了厚厚的一沓美元,而且说以后要继续为主奉献!

昨夜他和太太在灯下仔细用验钞机检查了每一张绿背(美国人对美元的俗称),全都是崭新的正版。他这是初次拜访,甚至老太太的儿子只不过对他点了一下头,而且这位钱工程师公开对牧师声明自己从不上教堂。不过,老斯特恩坚持说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家颇有些名气的公司老板,而且最听母亲的话。这样我们完全可以原谅他是一个异教徒,他们中国人信仰的那个叫孔夫子的老头是很讲究这个“孝道”的。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自从那个天杀的经济危机来后,小教堂的经费已经像层顶上春天的积雪一样在迅速消融,变得稀薄,而钱家的到来就是春天飞来的喜鹊,是募捐的好日子就要到来的一个象征。

朝晖一寸一寸地将绿荫中漆得雪白的屋顶染成鎏金色,老太太已经来到家里宅院前,司机已经发动好了那辆珠宝黑色堂卡型林肯轿车,菲佣亚姑扶老太太上

了车,只等钱麟止一个人。司机名叫刘易斯,父子二人曾经都是钱麟止公司属下的一家筑路工程队的工人,几年前在一次工地的大事故中刘易斯的父亲遇难,临死前他唯一的要求是:他知道这个老板是个可以依靠的人,父亲担心唯一的独生子再不幸,请求钱麟止将他留在身边当司机。小刘易斯在纽约布鲁克林的阿莱姆区长,那里的名声不太好,他本人也没有读过几年书,父母亲离婚后他一直跟着父亲生活。他是个老实憨厚的青年,失去父亲后,他将钱麟止当做自己的亲生父亲,麟止母子也将他看成家里人。钱母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刘义,也是借了英文姓名的谐音。白皮肤蓝眼睛的刘义很喜欢这个中国名字,从此别人叫他刘义他答应得比叫刘易斯还要快一些。

这时钱学士走出了家门,只见这位学士:

一副卧蚕眉浓重,双睛点漆黑白明;面色微黑中透红,发角如裁鬓齐整。鼻如悬胆,方口阔耳,络腮胡须,天庭平正;身如钢铁铸就,满腹经纶文章,静如处子动如兔,行走如风坐如钟。生于书香门第,长成刚直性情。山乡曾经风雨狂暴,异域再遭烈火煅烧;莽原开出万里高速路,都市架起千丈彩虹桥。祖籍本是神州人氏,新大陆博得声名。

这位钱学士酷爱体育活动,又长期在野外奔波,体格健壮,外表不像工程师,倒像一个足球运动员。他用一个脚前挑,从屋前的草地上拾起今天的报纸。又在大铜信箱里取出一堆信件,扫了一眼,好像有一封中文信,他来不及细看,先跑到林肯车前向母亲请了安,再进自己的那辆吉普车,然后挥手招呼刘义开车,自己驾车跟在林肯车后,向教堂开去。

牧师老斯特恩早就等着本区教民们的光临,他是出生在纽约的爱尔兰人,遗传了祖先的基因,有着红扑扑如同小牛肉一样的脸膛。他先是恭敬地吻了钱老太太的手,然后张开两只长满了毛的胳膊,分不清是拥抱还是挟持,将钱麟止搂在怀里:

“我的兄弟,你是我们的骄傲,主在天上时刻关心着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在内。”

钱麟止礼节性地按了按他的肩膀:“感激不尽,不过我仍然只是星期天陪我母亲上教堂。”

“那是当然,虽然你并不来我们的教堂,但你仍然是我们教区最好的教民,而且是好样的男子汉!我们会记住你的慷慨与对上帝的虔诚,只是嘛,这次教堂的

募捐,你知道,现在是困难时期……”神父并没有减少自己的热情,然后他用一种有力的手势表达了自己的意思。这种动作是世界通用的,就是拇指与食指搓动的数钱动作。

事出有因,最近教堂修葺,尤其需要募捐钱。斯特恩现在对钱家更熟悉了,老太太是好教徒,儿子是出名的高速公路建筑师,神父心中有数,这个外表略显粗糙的、穿着样式奇怪的中国丝绸服装的华人正是他的财神之一。那些西装革履、开着凯迪拉克豪华车的长岛白人往往在募捐箱前表情痛苦,仿佛正体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感觉;这个修马路的华人与他的母亲却看也不看,将大把的绿色美元从提包里取出来塞进箱子里。钱家老太太的那个紫色提包是意大利名品,但是对老斯特恩来说,它的意义更为重大,他好几次都梦见这个提包胀鼓鼓地在空中飘动,但是他使足了劲,恨不得用撑竿跳来提高位置,却依然够不着。他知道,那几乎是在半天上的高架桥和高速路,就是这个中国工程师在负责修造,这些都是纽约州和市政府直接拨款的大工程,为了这些工程,花花绿绿的美元就像是哈德逊河里的水量一样丰沛。

其实钱麟止早已经明白他的意思,只是不急于向他表态。因为再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在这个白人教区,老斯特恩一直将他看成是难以教化的异教徒。他每周陪同母亲来教堂只是尽孝道,他自己从不进教堂,他和刘义到曼哈顿去办事,有时甚至直接开车到工地去,直到礼拜结束时才会来接母亲回家。

来教堂的人多起来,小停车场上挤满了车辆。

“冯·梅卡因先生向你行举手礼,”刘义提醒钱麟止,说道,“这个傲慢的德国佬从来不向任何人行礼的,现在怎么向中国龙投降了!瞧,梅卡因夫人和女儿杰西卡怎么离开他了,看来是向老太太围过去了呀。”刘义喜欢用“中国龙”这个词,他欣赏在空中飞翔的感觉,而且他为钱家工作久了,他也将自己当成了“中国龙”了,特别是这个家庭的一员。

弗雷德·梅卡因,西服有些发旧,而且是过了时的名牌。他是个银行家,拥有一所庄园式的建筑,离钱府不远。他最大的骄傲其实是他姓名前的那个“冯”,这是德国贵族的称号。他的心里时常怨恨长岛人的无知,电话局收费的人竟然结结巴巴地叫他“冯”先生。他恨不得跳上柜台将那个嘴上叼着雪茄的油头粉面的小伙子掐死,梅卡因夫人和女儿却和那家伙聊得火热,称赞他“帅得不得了”。钱府刚搬来时,他心里颇看不起这户华人,尤其听说钱家是修公路的。而梅卡因的祖父从英格兰的牧场上来到新大陆时,也是一个双手空空的农夫,就是美国人说的“红脖子”,后来,靠了投机美国的太平洋铁路,在华尔街股市混日子。这条大铁路

从东到西横贯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中国华工是这条铁路修通的主要力量。后来股票大涨,老梅卡因也因此发了财,才在长岛安了家。梅卡因认为,只有铁路才是最重要的道路,可惜的是,美国人似乎也很喜欢公路旅行,这让老梅卡因常有些愤懑,骂美国人堕落,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

一段时间以后,倒是梅卡因夫人有了些发现,这户华人不同于那些开中餐馆和洗衣店的亚洲人,他们虽然从来不主动与人攀交情,甚至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社区联络邻居们的派对,却无法挡住人们的频繁拜访,就连华莱士议员夫妇的那辆凯迪拉克车,有时竟然也停在钱家的门庭前!钱家不但成为了这个社区中的一员,而且影响力还在加大。梅卡因太太经过长期的考察之后,甚至将他们列入了家庭聚会的名单。在她的心目中,这几乎等同于一个小商人被女王授了贵族身份般荣耀。遗憾的是,这种派对似乎不太合乎这位中国工程师的口味,所以通常钱麟止只是礼节性地露了个面,然后就找个理由告辞。梅太太的评价也来了:这个中国人还真懂礼貌!他态度大方,谈吐得体,立即成了梅卡因母女崇拜的对象。梅卡因的太太甚至将这个离了婚的中国男人列入了女儿杰西卡未来交友的名单之中,不过对方似乎无意于此,往往是应酬一下场面,连酒也不多喝,就借故离开。这反而成为梅卡因夫人赞赏的理由,对那些酗酒的美国中年男人的反感,使她愈加把这个中国人作为好男人的标准。总之,对于梅卡因夫人这种人,褒贬的界限像是两个太友好国家的国界线,太容易越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同义语就是“欲加赞扬何患无辞”。

不过此刻,她凭着本能发现了险情,她的对手——华莱士夫人及其女儿,已经到来,并且可能接近玛丽·钱!她的双眼像发现了猎物的美洲豹的眼睛一样闪闪发亮,拉起女儿,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前去。

当这对母女矫健地从西北方向钱母接近时,刚下车的州议员华莱士夫人也带着女儿从另一侧靠拢了老太太,两支队伍会合以后,形成了一个弧形的队列,钱母被夹在中间,簇拥着向大门迈进。

华莱士夫妇也是这个小教区里的风云人物,特别是华莱士小姐,既出身名门,又是常春藤名校毕业,有一次甚至还差点当选纽约小姐,后来据说被总统的女儿抢了先,才痛失了桂冠。这些都是小事情,最主要是生不逢辰,遇上了当今知识女性过剩的厄难,一直待字闺中。华莱士夫人在车中已经看到钱家的车停下,对女儿称赞着:

“你别看那个中国男人结过婚,年龄也比你大,你看他的臀部真是结实,像是苏格兰高地一样。”



看到女儿有些羞涩，华莱士先生做了个手势想要阻止夫人。华莱士夫人完全不作理会，继续说：

“挑男人不能要你父亲这样的，屁股像空荡荡的口袋一样贴在骨头上，从那里面绝对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

华莱士先生气愤到极点，看着夫人脖子上像鸵鸟的肉冠一样松弛的皮肉，本想反击一下，可又担心引发夫人愤怒，只好愤愤地提着手杖与老斯特恩搭讪去了。不过潜意识中还相当纠结，竟把老斯特恩当做老婆，说道：“你的屁股，不，我是说你的火鸡脖子！嗨，我这是说什么？我……”老斯特恩被他的突然恶语相向弄得有些懵懂，不过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他的脸涨得通红，叫道：“尊敬的议员先生，上帝会惩罚你今天的无礼！”然后考虑了一下，决定在上帝惩罚他之前，自己先惩罚他一次。他命令华莱士先生今天不得进入教堂，罚他在教堂外反省。华莱士自知有过错，无法解释清楚，只好到停车场旁抽烟，盼着礼拜早点结束，自己好去酒吧喝一杯，快活一下。

华莱士家族是从北欧来的移民，祖先是当过海盗的威金人，这种海盗遗传基因在华莱士夫人身上最为明显。她比梅卡因母女更快地接近了目标，在进入教堂大门的一刹那，利用大门只能并排行走四个人的机会，成功地将梅卡因母女挡在身后，然后将钱母与女佣亚姑带到前排。梅卡因夫人气得在后面直骂“野蛮的海盗”，只好坐在了后排，但仍然选择了最接近钱母的座位。因为她知道钱母是要去弹琴的，只剩下亚姑时，那会方便攀谈，以便在信息方面不输给华莱士夫人。

开杂货店的阿里巴多夫妇开着他家那辆破旧的老式小货车，后排座位上挤了至少四个孩子，他们中最大的与最小的相差绝对不超过五六岁。孩子多，是墨西哥裔美国移民家庭的特点之一；遗憾的是，孩子的数目与他们的收入数字往往成反比。钱府是他们的大客户，他们早就对着这个方向鞠躬了。小孩子们与钱家孙子曾经是朋友，他们经常从钱母手里领到家里舍不得买的蛋糕与糖果，因此他们的欢呼声最为热烈。其次是阿里巴多夫人，她是亚姑的朋友，有时到钱府里清洁房间，她所感谢的并不是钱母的小费，而是钱家人待人的热情大方。阿里巴多只记得一点，这就是他最常说的一句话：“真是奇怪透了，这家中国人从不赊账，也不欠账！”

老斯特恩的看家本领之一就是，当与各家各户亲热招呼时，仍然能保持对中心人物的重点侧重。现在，他又拉住钱麟止的手不松开，使得钱麟止只好在离开之前，将一沓美元塞进他手中，说道：“这是我母亲的募捐款。”

“可怜的迷途的羔羊，主会保佑你的，你们那个孔老头子不是说过：‘君子发大

财,小人发小财’嘛!”老斯特恩的话突然停了下来,面部表情也凝固成一幅图像,就像计算机“死机”一样。因为他看到钱麟止有些不悦,他第一次拜访钱家就知道,这是个从不隐瞒自己一切看法的汉子。钱麟止纠正他说:“孔子说的是‘君子喻于义’,而‘小人喻于利’!”他反感这个牧师侈谈孔子,在美国几十年他知道,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相当肤浅,他从不屑于也从没有必要向他们宣传中国的儒学。他两眼朝上,面无表情地等待老斯特恩停下来。老斯特恩当然觉察得出来,并且他还是一个既不“讷于言”又“敏于行”的人,说话并不延缓他的思考与行动,他的双手异乎寻常地灵敏,尤其在接钱的时候,他迅速地将钱放入口袋。他改口说道:“对,正是这么说的,您是君子要发大财的呀!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有伟大的信仰!感谢主的恩赐!感谢您……”说到这里,他本想说感谢您的捐赠,可是又感到不合适,因为对方毕竟不是上帝的子民也不是自己的教民,话到嘴边,改为:“感谢您能来这里送您的母亲!”也算是表达自己的谢意。

钱麟止不想与他多说。刘义早就看出了他的意图,在旁催促道:“老板,我们快走,不然人越来越多了。”

刘义与麟止上了吉普车,刘义开车,直到车上了高速公路,坐在后排的麟止才想起今天收到的那堆信件中好像有封中文信,打开一看,不由得心中一惊,上面写着:

厥维有誓,旧盟以约。

信是用毛笔书写的,熟悉的字体让钱麟止的心里翻起波澜。可是这封信无头无尾,也没有落款。钱麟止急忙翻看信封,确实是“钱麟止先生收”,地址完全正确,没有注明寄信人,连从何处发来的都没有写。

“三十年了,终于看到你的信了。”钱麟止蓦然想起往事来。这句话脱口而出,他自己觉得是心里默念,其实几乎是大声喊出来。他感到极度紧张后的松懈,不由得向后倒去,幸亏是在车上。刘义被他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细看又不像突发疾病的样子,刘义这才放下心来。他只是觉得奇怪,跟随老板多年,开山筑路,遇水架桥,几乎跑遍了美国东部地区,经历过无数次险情和危境,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冲动的样子。

“你还好吧,老板?”

麟止的思维逐渐平静下来,挥挥手:“走,到第五大道!”

钱麟止一路上没说一句话,只是反复摩挲手中的信,信纸是上等宣纸,毛笔字

